《围城》

一

红海早过了。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。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。夜仿佛纸浸了油，变成半透明体；它给太阳拥抱住了，分不出身来，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。到红消醉醒，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，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，又是一天开始。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国旧历的三伏，一年最热的时候。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，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，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。

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正向中国开来。早晨八点多钟，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，但已坐立了人，法国人，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，印度人，安南人，不用说还有中国人。海风里早含着燥热，，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，上一层汗结的盐霜，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。毕竟是清晨，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，烘懒，说话做事都很起劲。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，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。俾斯麦曾说过，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，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；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，居然传情达意，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。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旁顾而乐之，因为他几天来，香烟、啤酒、柠檬水沾光了不少。红海已过，不怕热极引火，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、纸片、瓶塞之外，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。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，但是他们的做事，无不混乱、肮脏、喧哗，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。这船，倚仗人的机巧，载满人的扰攘，寄满人的希望，热闹地行着，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小面，还给那无情、无尽、无际的大海。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。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。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，赶在暑假初回中国，可以从容找事。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，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。船上这几位，有在法国留学的，有在英国、德国、比国等读书，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险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。他们天涯相遇，一见如故，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，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。船走得这样慢，大家一片乡心，正愁无处寄托，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。麻将当然是国技，又听说在美国风行；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，并且适合世界潮流。妙得很，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，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，他们成天赌钱消遣。早餐刚过，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，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——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，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。那个戴太阳眼镜、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，衣服极斯文讲究。皮肤在东方人里，要算得白，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，带些干滞。她去掉了黑眼镜，眉清目秀，只是嘴唇嫌薄，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。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，会见得身段瘦削，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，像方头钢笔划成的，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，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，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，本身是看不出的。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，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，满面劳碌困倦，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，愈觉愁苦可怜。孩子不足两岁，塌鼻子，眼睛两条斜缝，眉毛高高在上，跟眼睛远隔地彼此要害相思病，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。他刚学会走路，一刻不停地要乱跑；他母亲怕热，拉得手累心烦，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，不住骂这孩子讨厌。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，便改变宗旨，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平时就有一种孤芳自赏，落落难合的神情——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——此刻更流露出嫌恶，黑眼镜也遮盖不了。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，抱歉地拉皮带道：你这淘气的孩子，去跟苏小姐捣乱！快回来。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，人又美，又是博士，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呢？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，没读过半句书，一辈子做管家婆子，在国内念的书，生小孩儿全忘了——吓！死讨厌！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，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。”

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，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，可是听了这些话，心里高兴，倒和气地笑道：“让他来，我最喜欢小孩子了。”她脱下太阳眼镜，合上对着出神地书，小心翼翼握着这孩子的手腕，免得在自己的衣服上乱擦，问他道：“爸爸呢？”小孩子不回答，睁大了眼，向苏小姐“波！波！”吹唾沫，学餐厅里养的金鱼吹气泡。苏小姐慌得松了手，掏出手帕来自卫。母亲忙使劲拉他，嚷着要打他嘴巴，一面叹气道：“他爸爸在下面赌钱，还用说么！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，没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。赢几个钱回来，还说得过。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，还要赌，恨死我了！”

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，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，冷冷说道：“方先生倒不赌”。

孙太太鼻孔朝天，出冷气道：“方先生！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。现在他正忙着追求鲍小姐，当然分不出工夫来，人家终身大事，比赌钱要紧得多呢。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，有什么美，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，换到三等舱来受罪，我看他们俩好得很，也许到香港，就会订婚。这真是‘有缘千里来相会了’。”

苏小姐听了，心里直刺得痛，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：“那绝不可能！鲍小姐有未婚夫，她自己跟我讲过。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。”

孙太太道：“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？我们是老古董了，总算这次学个新鲜。苏小姐，我告诉你句笑话，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，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？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，他还笑呢。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，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：太太不忠实，偷人，丈夫做了乌龟，买彩票准中头奖，赌钱准赢，所以他说，男人赌钱输了，该引以自慰。孙先生告诉我，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，这话什么意思，现在看来，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，假如他做了方太太，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。”忠厚老实人的恶毒，像饭里的沙砾或者生鱼片里未示净的刺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。

苏小姐道：“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妇学生，打扮也够丢人——”

那小孩子忽然向他们背后伸了双手，大笑大跳。两人回头看，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，手里拿一块糖，远远地逗着那孩子。她只穿绯霞色抹胸，海蓝色贴肉短裤，镂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。在热带热天，也许这是最合理的装束，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。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，伤害及中国国体。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。口角流水，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得了。有人叫她“熟食铺子”（charcuterie），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；又有人叫她“真理”，因为据说“真理是赤裸裸的”。“鲍小姐并非一丝不挂，所以他们修正为“局部的真理”。

鲍小姐走来了，招呼她们俩说：“你们起得真早呀，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。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，睡得像木头。”鲍小姐本想说“睡得像猪”，一转念想说“像死人”，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，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。她忙解释一句道：“这船走得真像个摇篮，人给它摆的迷迷糊糊只想睡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，瞧，多可爱！”苏小姐说。

鲍小姐打她一下道：“你！苏东坡的妹妹，才女！”——“苏小妹”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外号。“东坡”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“坟墓”（tombeau）。

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，睡的是下铺，比鲍小姐方便得多，不必每天爬上爬下。可是这几天她嫌恶这鲍小姐，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：打鼾太响，闹得自己睡不熟，翻身太重，上铺像是要塌下来。给鲍小姐打了一下，她边说：“孙太太，你评评理。叫她‘小宝贝’，还要挨打！睡得着就是福气。我知道你爱睡，所以从来不声响，免得吵醒你。你跟我讲怕发胖，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，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。”

小孩吵着要糖，到手变咬，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，他不瞅睬，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敷衍。苏小姐早看见这糖惠而不费，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用的方糖。

她鄙夷鲍小姐这种作风，不愿意跟她多讲，又打开书来，眼梢却瞟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，心里骂她可耻，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。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，在她们面前走过，停步应酬几句，问“小弟弟好”。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。苏小姐笑道：“快去罢，不怕人等得心焦么？”方鸿渐红了脸傻傻撇下苏小姐走去。苏小姐明知留不住他，可是他真走了，倒怅然有失。书上一字没看进去，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，她忍不住一看，方鸿渐正抽着烟，鲍小姐向他伸手，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支，鲍小姐衔在嘴里，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，她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在他抽的烟头上一吸，那支烟点着了，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。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，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，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。再看不过了，站起来，说要下面去。其实她知道下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，餐室里有人打牌，卧舱里太闷。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，但怕男人输急了，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，回舱房又有半天吵嘴；因此不敢冒昧起身，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。

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，实在是冤枉。他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，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，恨不能说她几句。他虽然现在二十七岁，早订过婚，却没有恋爱训练。父亲是前清举人，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。他们那县里侨居在大城市的，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：打铁，磨豆腐，抬轿子。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，年轻人近大学，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。铁的硬，豆腐的淡而无味，轿子的容量狭小，还加上泥土气，这算他们的民风。就是发财做官的人，也欠大方，这县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了财，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，名叫“点金银行”，自己荣任经理，他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，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祀扫墓，结识本地人士。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乡之望，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，因此成了朋友，从朋友攀为亲家。鸿渐还在高中读书，随家里作主订了婚。未婚妻并没见面，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片，也漠不关心。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，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，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，好不眼红。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，便不进学校，在家实习家务，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，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。这样怨恨，怨父亲，发了几天呆，忽然醒悟，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。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，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，所以这信文邹邹，没把之乎者也用错。信上说什么：“迩来触愁善感，欢寡悉殷，怀抱剧有秋气。每揽镜自照，神寒形削，清癯非寿者相，窃恐我躬不阅，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。尚望大人垂体下情，善为解铃，勿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。”他自以为这信措辞凄婉，打得动铁石心肠。谁知道父亲信来痛骂一顿：“吾不惜重资，命汝千里负笈，汝埋头攻读之不暇，而有余闲照镜耶？汝非妇人女子，何须置镜？惟梨园弟子，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，为世所贱。吾不图汝甫离膝下，已濡染恶习，可叹可恨！且父母在，不言老，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，以死相吓，丧心不孝，于斯而极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，汝睹色起意，见异思迁；汝托辞悲秋，吾知汝实为怀春，难逃老夫洞鉴也。若执迷不悔，吾将停止寄款，命汝休学回家，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。细思吾言，慎之切切！”方鸿渐吓矮了半截，想不到老头子这样精明。忙写信讨饶和解释，说:“镜子是同室学生的，他没有买；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，德国维他命片，身体精神好转，脸也丰满起来，只可惜药价太贵，舍不得钱；至于结婚一节，务请到毕业后举行，一来妨碍学业，二来他还不能养家，添他父亲负担，于心不安。他父亲收到这信，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，得意非凡，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，让他买补药。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散妄想，开始读叔本华，常聪明地对同学说：“世间哪有恋爱？压根儿是生殖冲动。”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，只等明年结婚。一天，父亲来了封快信，上面说：“顷得汝岳丈电报，骇悉淑英伤寒，为西医所误，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长逝，殊堪痛惜。过门在即，好事多磨，皆汝无福所致也。”信后又添几句道：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使三年前结婚，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。然吾家积德之门，苟婚事早完，淑媳或可脱灾延寿。姻缘前定，务必过悲。但汝岳父处应取一信唁之。”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，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，也稍微怜悯。自己既享自由之乐，愿意旁人减去悲哀，于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长信。周经理收到信，觉得这孩子知礼，便分付银行里文书科王主任作复，文书科主任看见原信，向东家大大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好，并且对死者情词深挚，想见天性极厚，定是个远道之器，周经理听得开心，叫主任回信说：“女儿虽没过门，翁婿名分不改，平生只有一个女儿，本想好好热闹一下，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礼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，一共两万块钱，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，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。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，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谢。他是个无用之人，学不了土木工程，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，最后转到中国文学系毕业。学国文的人出国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。事实上，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。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，物理，哲学，心理，经济，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近来的，早已洋气扑鼻；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，还需要出国招牌，方可维持地位，正好像中国官吏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，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。

方鸿渐到了欧洲，即不抄敦煌卷子，又不访《永乐大典》，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，更不学蒙古文，西藏文，或梵文。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，伦敦，巴黎，柏林；随便听几门功课，兴趣颇广，心得全无，生活尤其懒散。第四年春天，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，就计划夏天回国。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，何日东归，他回信大发议论，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。方先生大谓不然，可是儿子大了，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；便信上说，自己深知头衔无用，决不勉强儿子，但周经理出钱不少，终得对他有个交代。过几天，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，说什么：“贤婿才高学富，名满五洲，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。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，贤婿似已举洋进士，庶几克绍箕裘，后来居上，愚亦与有荣焉。”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，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。这一张文凭，仿佛有亚当，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，可以遮羞避丑；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，寡陋，愚笨都掩盖起来。自己没有文凭，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，没有包裹。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。无论自己去读或雇个枪手代做论文，时间经济都不够。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，算最容易混的了，但也需要六个月，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，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；父亲是科举中人，要看“报条”，丈人是商人，要看契据。他想不出办法，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，一天，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，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，《东方杂志》，《小说月报》，《大中华》，《妇女杂志》全有。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，是美国纽约什么“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班，将来毕业，给予相当于学位，硕士或博士之证书，章程函索即寄，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，方鸿渐心里一运，想事隔二十多年，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，反正去封信问问，不费多少钱。那登广告的人，原是个骗子，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，改行不干了，人也早死了。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，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，爱尔兰人的急智，还有爱尔兰人的穷。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；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，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折扣。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的信，以为邮差寄错了，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，好奇拆开一看，莫名其妙，想了半天，快活得跳起来，忙向邻居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，打了一封信，说先生既在欧洲读书，程度想必高深，无庸再经函授手续，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，审查及格，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，回信可寄本人，不必写学术名字。署名 Patric Mahoney，后面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。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，上面并没有刻学校名字，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，搁下不理。爱尔兰人等急了，又来封信，说如果价钱太贵，可以从长商议，本人素爱中国，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。方鸿渐盘算一下，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，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，岂非也成了骗子？可是——记着，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——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。柏拉图《理想国》里就说士兵对敌人，医生对病人，官吏对民众都应哄骗。圣如孔子，还假装生病，哄走了儒悲，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。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，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？买张文凭去哄他们，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，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，光耀门楣，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。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，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。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，假如爱尔兰人不肯，这事就算吹了，自己也免做骗子，便复信说：至多出一百美金，先寄三十，文凭到手，再寄余款；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，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。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，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，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在中国时髦，渐渐相信欧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，要向他买文凭。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，例如东方大学，东美合众国大学，联合大学，真理大学等等，便宜的可以十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，神玄大学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；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，自己万万比不上。于是他抱着薄利畅销的宗旨，跟鸿渐生意成交。

他收到三十美金，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赁填好一张，寄给鸿渐，附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。鸿渐回信道，经详细调查，美国并无这个学校，文凭等于废纸，姑念初犯，不予追究，希望悔过自新，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，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听，喝醉酒，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，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。

鸿渐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，照了四寸相。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，信上千叮万嘱说，平生最恨“博士”之称，此番未能免俗，不足为外人道。回法国玩了几星期，买二等舱票回国。马赛上船以后，发现二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，寂寞无聊得很，三等舱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而摆阔坐二等，对他有点敌视。他打听出三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，便跟船上管事商量，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住，饭还在二等吃。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，只有苏小姐是中国旧相识，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，做了一篇《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》的论文，新授博士。在大学同学的时候，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。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，不肯随便施与。到现在呢，宛如做了好衣服，舍不得穿，锁在箱里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，有些自唱自悔。从前她一心要留学，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，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。

而今她身为女博士，反觉得崇高的孤独，没有人敢攀上来，她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，见他人不讨厌，似乎钱也充足，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，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。没提防她同舱的鲍小姐抢了个先去。鲍小姐生长在澳门，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。“葡萄牙人的血”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说有本位文化，或私行改变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改本“有著作权，不许翻译。”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。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，她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胤。鲍小姐纤腰一束，正合《天方夜谭》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：“身围瘦，后部重，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。”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睡，含笑，带梦的大眼睛，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。她那位未婚夫李先生不知珍重，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产科。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：“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。”因为女孩子长大了，可以打杂，看护弟弟妹妹，在未嫁之前，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。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惯了，心眼伶俐，明白机会要自己找，快乐要自己寻。所以她宁可以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二岁的人订婚，有机会出洋。英国人看惯白皮肤，瞧见她暗而不黑的颜色，肥腻辛辣的引力，以为这是道地的东方美人。她自信很能引诱人，所以极快，极容易地给人引诱了。好在她是学医的，并不当什么一回事，也没出什么乱子。

她在英国过了两年，这次回去结婚，跟丈夫一同挂牌。上船以后，中国学生打听出她领香港政府发给的“大不列颠子民护照”，算不得中国国籍，不大去亲近她。她不会讲法文，又不屑跟三等舱的广东侍者打乡谈，甚觉无聊。她看方鸿渐是坐二等的，人还过得去，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。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：“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”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。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一百度左右，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激凌作风全行不通。鲍小姐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钩住了。鸿渐搬到三等的明天，上甲板散步，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个人背靠着船栏杆在吹风，便招呼攀谈起来。讲不到几句话，鲍小姐生笑说：“方先生，你教我想起了我的fiance，你相貌和他像极了！”方鸿渐听了，又害羞，又得意。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，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，你有资格得她的爱。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，她已经另有未婚夫了，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。无论如何，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的生长，其他中国男学生都跟方鸿渐开玩笑，逼他请大家喝了一次冰咖啡和啤酒。

方鸿渐那时候心里虽怪鲍小姐行为不检，也觉得兴奋。回头看见苏小姐孙太太两张空椅子，侥幸方才烟卷的事没落在她们眼里。当天晚上，起了海风，船有点颠簸。十分钟后，甲板上只有三五对男女，都躲在灯光找不到的黑影里喁喁情话。方鸿渐和鲍小姐不说话，并肩踱着。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，鲍小姐也站不稳，方鸿渐勾住她腰，傍了栏杆不走，馋嘴似地吻她。鲍小姐的嘴唇暗示着，身体依顺着，这个急忙，粗率的强吻渐渐稳定下来，长得妥帖完密。鲍小姐顶灵地推脱方鸿渐的手臂，嘴里深深呼吸口气，道：“我给你闷死了！”我在伤风，鼻子里透不过气来--太便宜你了，你还没求我爱你！”

“我现在向你补求，行不行？”“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，方鸿渐把“爱”字看得太贵重和严重，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；他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，并不爱她，所以这样语言支吾。

“反正没话好说，逃不了那几句老套儿。”

“你嘴凑上来，我对你嘴说，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，省得走远路，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。”

“我才不上你的当！有话斯斯文文的说。今天够了，要是你不跟我胡闹，我明天……”方鸿渐不理会，又把手勾她腰。船身突然一侧，他没拉住栏杆，险些带累鲍小姐摔一跤。同时黑影里其余女人也尖叫：“啊呦！”鲍小姐借势脱身，道：“我觉得冷，先下去了，明天见。”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。天气早起了黑云，漏出疏疏几颗星，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，白天的汪洋大海，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。衬了这背景，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，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，还未落入渺茫，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，一点萤火虫似的自照着。

从那天起，方鸿渐也常在三等吃。苏小姐对他的态度显著地冷淡，他私下问鲍小姐，为什么苏小姐近来爱理不理。鲍小姐笑他是傻瓜，还说：“我猜得出为什么，可是我不告诉你，免填你娇气。”方鸿渐说她神经过敏，但此后碰到苏小姐愈觉得局促不安。船又过了锡兰和新加坡，不日到西贡，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。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，气势顿长，举动和声音也高昂好些。船在下午傍岸，要停泊两夜。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，派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她出晚饭，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下，一个人先下船了。其余的学生决议上中国馆子聚餐。方鸿渐想跟鲍小姐两个人另取吃饭，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讲出口，只得随她们走。吃完饭，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。余人坐了一回咖啡馆，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。方鸿渐虽然在法国花钱学过两课舞蹈，本领并不到家。跟鲍小姐跳了一次，只好藏拙坐着，看她和旁人跳。十二点多钟，大家兴尽回船睡觉。到码头下车，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。鲍小姐道：“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。”

“我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，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。”

“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，”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。

方鸿渐心中电光瞥过似的，忽然照彻，可是射眼得不敢逼视，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。他正想说话，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：“你们怎么话讲不完！”走得慢吞吞的，怕我们听见，是不是？”两人没说什么，赶上船，大家道声“晚安”散去。方鸿渐洗了澡，回到舱里，躺下又坐起来，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。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，去了自讨没趣；甲板上在装货，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，难保不给他们瞧见。自己拿不定注主意，又不肯死心。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，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。鸿渐心直跳起来，又给那脚步捺下去，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，那脚步半路停止，心也给它踏住不敢动，好一会儿被压得不能更忍了，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的走近来。鸿渐不再疑惑，心也按束不住了，快活得要大叫，跳下铺，没套好拖鞋，就打开门帘，先闻到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。

明天早晨方鸿渐醒来，太阳满窗，表上九点多了。他想这一晚的睡好甜，充实得梦都没做，无怪睡叫“黑甜乡”，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，笑起来甜甜的，等会见面可叫她“黑甜”，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，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，天气又热，不宜吃这个东西，否则买一匣请他吃。正懒在床上胡想，鲍小姐外面弹舱壁，骂他“懒虫”，叫他快起来，同上岸去玩。方鸿渐梳洗完毕，到鲍小姐舱外等了半天，她才打扮好。餐室里早点早开过，另花钱叫了两客早餐。那伺候他们这一桌的侍者就是管方鸿渐船舱的阿刘。两人吃完想走，阿刘不先收拾桌子上东西，笑嘻嘻看着他们俩，伸出手来，手心里三只女人夹头发的钗，打广东话拖泥带水地说：“方先生，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。”

鲍小姐脸飞红，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。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，起身时没检点一下，同事掏出三百法郎对阿刘道：“拿去！那东西还给我。”阿刘道谢，还说他这人最靠得住，决不乱讲。鲍小姐眼望别处，只做不知道。出了餐室，方鸿渐抱着歉把发钗还给鲍小姐，鲍小姐生气地掷在地下，说：“谁还要这东西，经过了那家伙的脏手！”

这事把他们整天的运气毁了，什么事都别扭。坐洋车拉错了地方，买东西付错了钱，两人都没好运气。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，鲍小姐定要吃西菜，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。便找到了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。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，没有一样东西可口：上来的汤是凉的，冰激凌倒是热得；鱼像海军陆战队，已登录了好几天；肉像潜水艇士兵，会长时期伏在水里；除醋以外，面包，牛油，红酒无一不酸。两人吃得倒尽胃口，谈话也不投机。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，便把“黑甜”，“朱古力小姐”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。鲍小姐怫然道：“我就那样黑么？”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：“我就爱你这颜色”。我今年在西班牙，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，她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儿。”

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：“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。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，不照照镜子！”说着胜利地笑。

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的黑，不好再讲。侍者上了鸡，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，鲍小姐用力割不动，放下刀叉道：“我没牙齿咬这东西！这馆子糟透了。”

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，咬着牙说：“你不听我话，要吃西菜。”

“我要吃西菜，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!做错了事，事后怪人，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！”鲍小姐说时，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她试验过的。

过一会，不知怎样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医生，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，听到这话，心里作恶，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有影响，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，便说：“信基督教的人怎么做医生？”

鲍小姐不明白这话，睁眼看着他。

鸿渐替鲍小姐面前搀焦豆皮的咖啡里，加上冲米泔水的牛奶，说：“基督教十诫里有一条是‘别杀人’，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之外，还干什么？”

鲍小姐毫无幽默地生气道：“胡说！医生是救人生命的。”

鸿渐看他怒的可爱，有意撩拨她道：“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。医学要人活，救人的肉体；宗教救人的灵魂，要人不怕死。所以病人怕死，就得请大夫，吃药；医药无效，逃不了一死，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。学医而兼信教，那等于说：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的活，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，反正他请我不会错，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，太便宜了！”

鲍小姐动了真气：“瞧你一辈子不生病，不要请教医生。你只靠一张油嘴，胡说八道。我也是学医的，你凭空为什么损人？”

方鸿渐慌得歉，鲍小姐嚷头痛，要回船休息。鸿渐一路上赔小心，鲍小姐只无精打采。送她回舱后，鸿渐也睡了两个钟点，一起身就去鲍小姐舱外弹壁唤她名字，问她好了没有，想不到门帘开处，苏小姐出来，说鲍小姐病了，吐过两次，刚睡着呢。鸿渐又羞又窘，敷衍一句，急忙逃走。晚饭时，大家见桌上没鲍小姐，向方鸿渐打趣要人。鸿渐含含糊糊说：“她累了，身子不大舒服。”苏小姐面有得色道：“她跟方先生吃饭回来害肚子，这时候什么都吃不进。我只担心她别生了痢疾呢！”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哈哈大笑，七嘴八舌道：

“谁教她背了我们跟小方两口儿吃饭？”

“小方真丢人哪！请女朋友吃饭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？”

“馆子不会错，也许鲍小姐太高兴，贪嘴吃得消化不了。小方，对不对？”

“小方，你倒没生病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鲍小姐秀色可餐，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。”

“只怕餐的不是秀色，是——”那人本要说“熟肉”，忽想当了苏小姐，这话讲出来不雅，也许会传给鲍小姐知道，便摘块面包塞在自己嘴里嚼着。

方鸿渐午饭本来没吃饱，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，不等菜上齐就跑了，余人笑得更利害。他立起来转身，看见背后站着侍候的阿刘，对自己心照不宣似的眨眼。

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，虽和方鸿渐一起玩，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，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，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，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。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也要到九龙下船，搭粤汉铁路的车；分别在即，拼命赌钱，只恨晚上十二点后餐厅里不许开电灯。到香港前一天下午，大家回国的通信地址都交换过了，彼此再会的话也反复说了好几遍，仿佛这同舟之谊永远忘不掉似的。鸿渐正要上甲板找鲍小姐，阿刘鬼鬼祟祟地叫“方先生”。鸿渐自从那天给他三百法郎以后，看见这家伙就心慌，板着脸问他有什么事，阿刘说他管的房舱，有一间没客人，问鸿渐今晚要不要，只讨六百法郎。鸿渐挥手道：“我要它干嘛？”三脚两步上楼梯去，只听见阿刘在背后冷笑。他忽然醒悟阿刘的用意，脸都羞热了。上去吞吞吐吐把这事告诉鲍小姐，还骂阿刘混蛋。她哼了一声，没讲别的。旁人来了，不便再谈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孙先生道：“今天临别纪念，咱们得痛痛快快打个通宵。阿刘有个舱，我已经二百法郎定下来了。”

鲍小姐对鸿渐轻藐地瞧了一眼，立刻又注视碟子喝汤。

孙太太把匙儿喂小孩子，懦怯地说：“明天要下船啦，不怕累么？”

孙先生道：“明天找个旅馆，睡它个几天几晚不醒，船上的机器闹得很，我睡不舒服。”

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得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。晚饭后，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，勾着手寸步不离。他全无志气，跟上甲板，看他们有说有笑，不容许自己插口，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；自觉没趣丢脸，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花子，跑了好些路，没讨到一个小钱，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。鲍小姐看手表道：“我要下去睡了。明天天不亮船就靠岸，早晨不能好好的睡。今天不早睡，明天上岸的时候人萎靡没有精神，难看死了。”苏小姐道：“你这人就这样爱美，怕李先生还会不爱你！带几分憔悴，更教人疼呢！”

鲍小姐道：“那是你经验之谈罢？——好了，明天到家了！我兴奋得很，只怕下去睡不熟。苏小姐，咱们下去罢，到舱里舒舒服服地躺着讲话。”

对鸿渐一点头，两人下去了。鸿渐气得心头火直冒，仿佛会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。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。他们的关系就算这样了结了么？他在柏林大学，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泼郎格教授的爱情演讲，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，类而不同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，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。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书，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，心得相爱种种分别。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。她不是变心，因为她没有心；智能算日子久了，肉会变味。反正自己并没吃亏，也许还占了便宜，没得什么可怨。方鸿渐用这种巧妙地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，可是失望，遭欺骗的情欲，被损伤的骄傲，都不肯平伏，像不倒翁，捺下去又竖起来，反而摇摆得利害。

明天东方才白，船的速度减低，机器的声音也换了节奏。方鸿渐同舱的客人早收拾好东西，鸿渐还躺着，想着和鲍小姐后会无期，无论如何，要礼貌周到地送行。阿刘忽然进来，哭丧着脸向他讨小费。鸿渐生气道：“为什么这时就要钱？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”阿刘哑声告诉，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，声音太闹，给法国管事查到了，大吵其架，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，等会就得卷铺盖下船。鸿渐听着，暗唤侥幸，便打发了他。吃早饭今天下船的那几位都垂丧其。孙太太眼睛红肿，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，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，手指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鲍小姐瞧见伺候吃饭的人换了人，问阿刘哪里去了，没人回答她。鸿渐问鲍小姐：“你行李多，要不要我送你下船？”

鲍小姐疏远地说：“谢谢你！不用劳你驾，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。”

方鸿渐很不得把苏小姐瘦身体里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。鲍小姐也没理她，喝了一杯牛奶，匆匆起身，说东西还没收拾完。方鸿渐顾不得人家笑话，放下杯子跟出去。鲍小姐头也不回，方鸿渐唤她，她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忙着呢，没工夫跟你说话。”

方鸿渐正不知怎样发脾气才好，阿刘鬼魂似地出现了，问鲍小姐要酒钱。鲍小姐眼迸火星道：“伺候吃饭的赏钱，昨天早给了。你还要什么赏？我房舱又不是你管的。”

阿刘不讲话，手向口袋里半天掏出来一只发钗，就是那天鲍小姐掷掉的，他擦地板，三只只捡到一只。鸿渐本想骂阿刘，但看见他郑重其事地拿出这么一件法宝，忍不住大笑。鲍小姐恨道：“你还乐？你乐，你给他钱，我半个子儿没有！”回身走了。

鸿渐防阿刘不甘心，见了李医生胡说，自认晦气，又给他些钱。一个人上甲板，闷闷地看船靠傍九龙码头。下船的中外乘客来了，鸿渐躲得老远，不愿意见鲍小姐。码头上警察，船夫，旅馆的接客扰嚷着，还有一群人向船上挥手巾，做手势。鸿渐想准有李医生在内，倒要仔细认认。好容易，扶梯靠岸，进港手续完毕，接客的冲上船来。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，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。这就是她所说的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！自己就像他？吓，真是侮辱！现在全明白了，她那句话根本是引诱。一向还自鸣得意，以为她有点看中自己，谁知道由她摆布玩弄了，还要给她暗笑。除了那句古老得长白胡子。陈腐得发霉的话：“女人是最可怕的！”还有什么可说！鸿渐在凭栏发呆，料不到背后苏小姐柔声道：“方先生不下船，在想心思？人家撇了方先生去啦！没人陪啦。”

鸿渐回身，看见苏小姐装扮得娆娆婷婷，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：“要奉陪你，就怕没福气呀，没资格呀！”

他说这冒昧话，准备碰个软钉子。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，像纸上沁的油渍，顷刻布到满脸，腼腆得迷人。她眼皮有些抬不起似的说：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！”

鸿渐摊手道：“我原说，人家不肯赏脸呀！”

苏小姐道：“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，你肯陪么？”

鸿渐道：“妙极了！我正要去理发。咱们理完发，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，下了山我请你吃饭，饭后到浅水湾喝茶，晚上看电影，好不好？”

苏小姐笑道：“方先生，想道真周到!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。”她不知道方鸿渐只在出国时船过香港一次，现在方向都记不得了。

二十分钟后，阿刘带了衣包在室里等法国总管来查过好上岸，船洞口瞥见方鸿渐在苏小姐后面，手傍着她腰走下扶梯，不禁又诧异，又佩服，又瞧不起，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，便“啐”的一声向痰盂里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。